

## 《超越》点燃全民冬奥热情

□龚卫锋

电视剧《超越》的播出,燃起了人们对北京冬奥会的期盼之情。该剧讲述短道速滑小将陈冕(李庚希饰)凭借不灭热爱和强大意志,从青岛短道速滑队的队员蜕变成成长为国家队运动员,最终站上冬奥会赛场的故事。

看似是一名冬季项目运动员的励志奋斗史,但全剧通过双线叙事方式,穿插呈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短道速滑人的“拓荒之旅”,为故事增加重量……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胜利、运动员站上最高领奖台的一瞬间,背后却是一个国家、无数团队、几代人的付出。

《超越》这一剧名,至少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运动员在赛场上对对手的超越;另一种是运动员排除万难对自己的超越。该剧采用双时空交叉叙事结构,向观众娓娓道来中国短道速滑人竞技拼搏、不断超越的故事。

第一个视角回望过去,聚焦中国短道速滑兴起的上世纪80年代,展现了第一代短道速滑运动员和教练员在艰苦条件下奋斗拼搏、为国出征的动人情怀。全剧开篇,短道速滑运动员陈冕(高至霆饰)与“小混混”郑凯新(刘奕铁饰)在露天冰场因抢夺随身听奖品展开速滑较量,两人将其其他人远远甩到身后,惊艳众人。这场非正式比赛后,郑凯新被教练吴庆红招入麾下,成为短道速滑运动

员,开启了光辉的职业生涯。

另一视角着眼当代,描绘了以陈冕为代表的新生代运动员勇敢追梦、为国争光的励志故事。

20多年后,中年陈敬业(胡军饰)的女儿陈冕天赋一般,但对短道速滑极其热爱,平时靠滑轮滑“解馋”。彼时,中年郑凯新(沙溢饰)组建了青岛短道速滑队,陈冕加入其中开启圆梦之旅。她刻苦训练,凭借坚韧毅力弥补不足,一路过关斩将,站上国际赛场领奖台。

剧中,两个视角不断切换,呈现了中国短道速滑事业的今昔对比:1989年的短道速滑训练环境艰苦,教练吴庆红身怀六甲也不离岗位,她是教练,也负责招新,还要客串后勤。当时的短道速滑人全靠苦练,口号也很朴实——金牌闪耀、奖牌全拿;2014年的短道速滑训练环境改善不少,运动员已能在室内冰场训练,器材、设备、后勤都不是棘手难题。他们白天刻苦训练,晚上还得补文化课。口号也变了——能文能武、敢做敢为。

《超越》的主创团队实力不俗,导演张晓波曾执导过《好先生》《三十而已》《小舍得》等热播剧,总编剧李嘉曾执笔过《奋斗吧,少年》《荣耀乒乓》等体育题材的电视剧作品。

《超越》的演员阵容都是中生代、新生代中的实力派,表演自然、合作默契。

饰演全剧中心人物陈冕的是新晋小花李庚希。她曾因《小欢喜》中

的“乔英子”一角被观众熟悉,最近也在热播剧《雪中悍刀行》中饰演女主角“姜泥”。有意思的是,剧中与李庚希有关的两位中生代男演员此前都与她有过合作:饰演陈敬业的胡军,在新剧中是陈冕的父亲陈敬业,而他在《雪中悍刀行》中的角色是姜泥的未来公公徐骁;饰演郑凯新的沙溢,在新剧中是陈冕的教练郑凯新,而他在《小欢喜》中的角色是乔英子的父亲乔卫东。

剧中不乏东北演员参演:产后复出的马丽在剧中饰演第一代短道速滑人、教练吴庆红;因《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等剧被观众熟悉的张国强,在剧中饰演第二代短道速滑人江宏。此外,最近两年因《以家人之名》中的“绝世好爹”李海潮、《不惑之旅》中的“凤凰男”冯春生、《小敏家》中的“渣爹天花板”金波等角色接连出圈的涂松岩,在剧中饰演第二代短道速滑人、教练李贵民。梅婷饰演的是陈冕母亲,她在支持女儿滑冰的同时,也会给孩子提供人生指引。童瑶饰演的是郑凯新妻子,她无条件支持丈夫的冰上事业。

《超越》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项目,同时入选了由广电总局组织开展的“我们的新时代”主题电视剧重点项目。创作团队扣准总局“打开格局,扩大视野;超越竞技,显影时代”的创作要求,融合写人、写群像、写史三大要点制作该剧。

据《羊城晚报》

## 抵制照搬跟风 倡导原创精神

□陈曦

2021年12月初,两个剧组因抄袭道歉相继登上热搜。一个剧组因为海报出现“创意雷同和排版相似”而道歉,另一个剧组则因为道具图案涉嫌抄袭而道歉,二者先后在网上引发关注,把大家的目光再一次拉到抄袭乱象上来。

这样的事件并非个例,影视剧抄袭、海报抄袭、道具抄袭、游戏抄袭、服装设计抄袭、短视频抄袭、美术作品抄袭、网络小说抄袭……以“抄袭”为关键词检索网络或审视文娱圈,相关数字触目惊心。仅以《2020中国网络短视频版权监测报告》为例,报告显示,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累计监测到3009.52万条侵权短视频,其中,独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率高达92.9%。

抄袭剽窃行为为何屡禁不止?归根结底还是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正如《抄袭剽窃者不应成为榜样!》中所提到的,抄袭剽窃者拒绝执行法院的道歉判决,未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作出任何检讨,却在网络平台、电视台被捧为导师,赚得盆满钵满。而对应的,被抄袭的原创作家、编剧等维权多年却等不到应有的尊重。对于抄袭者来说,省时省力且更容易出彩,不发现万事大吉,发现了道歉了事,违法几乎是零成本。这样的“成功学”,在社会上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不仅会纵容抄袭,还会对文娱界后继者以及青少年群体造成错误引导。

面对被原创作者或网友刺破的抄袭真相,广大网友并不会接受简单的几封言不由衷、遮遮掩掩的道歉信,而是期待着更加严格的监督与管理,期待抄袭者为错误行为买单,以及买单后过而能改。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尊重原创、拒绝抄袭的正向引导。

关于抄袭行为,从社会公序良俗角度讲,这是一种越来越普遍达成共识的失德行为,其关乎社会对人格、人品、品德的评价。随着全社会更加注重创新、尊重原创,“拒绝抄袭”逐渐深入人心,社会大众对抄袭行为的容忍度在逐渐降低。抄袭不仅会严重影响作品的口碑,更有可能把相关主创钉上耻辱柱。相关部门、平台、机构的监测加上广大网友的火眼金睛,抄袭行为几乎很难侥幸蒙混过关。

而从法律角度讲,对于抄袭行为的惩罚也更加严格。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明确了知识产权是“专有的权利”,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均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分别从一般法和特别法的角度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地位。这就意味着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抄袭侵权案件长期存在的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有望更好解决,对侵权责任人形成了震慑作用。

日前,在第十一届文代会、第十届作代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他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地。这无疑是对所有坚持创新创作的文艺工作者的最大鼓励,同时也警醒着我们,照搬跟风、克隆山寨的抄袭行为绝不可取,也必须坚决抵制。

据《光明日报》

## 引爆“回忆杀”背后 音乐综艺的价值何在?

□张小丹

从《我们的歌》到《披荆斩棘的哥哥》再到《时光音乐会》,最近一段时间,每当热门综艺节目中出现怀旧金曲,总能引发此起彼伏的“回忆杀”,以至于不少听众再次大呼“爷青回”。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当我们不经意间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会猛然想起以前听这首歌时的情景;以及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我们在听歌方面会越来越喜欢听老歌——这里的“老歌”不一定是年代久远的歌曲,而是对我们每个人自己而言的;并非是老歌的质量一定比新歌高,而是当我们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听的不止是音乐,更是音乐中所承载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时光,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青春的痕迹。

事实上,这正代表了音乐很重要的价值,也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多数人欣赏音乐,都是欣赏它所唤起的联想。

每个人的音乐品味,在青春期就基本成型:青春期时的大脑,对情绪反应更敏感;青春期体验过的情感,往往要比成年后体验的情感更为炽烈。而青少年时期所熟悉的音乐,曾经陪伴着一个人的整个青春时光,已经不仅限于音乐本身,更是一段岁月的律动。长大以后,当熟悉的音乐响起,经历过的一切犹如眼前再现,人们会想起当初听这些歌曲时的情形,以前的情感变得愈加珍贵:这是歌曲的记忆,也是听者的回忆。虽然

它依旧是一样的旋律、一样的歌词,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初闻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因此,相较于成年后听到的新歌,大脑往往会将青春时期常听的歌“维系”得更牢靠,生成的记忆痕迹更强。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于流行音乐的消费和欣赏水平会随之改变,对于新潮的流行音乐的感受力和迷恋度会逐渐下降,新一代的青少年听众会接棒成为主流听众。虽然流行音乐的受众年龄分布十分广泛,但是主要消费者总是青少年,例如每个时期的流行音乐中都有大量和青少年日常生活相关的作品,如《青苹果乐园》《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晴天》《你说那C和弦就是》等,这些音乐表达了青少年的喜怒哀乐,记载着他们成长的故事,因而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广泛喜爱,并在其群体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流行音乐的文化身份标志功能也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广大青少年在由未成年到成年的过程中,往往会更重视自身的独立性,而流行音乐则正是他们借以表现鲜明个性、构建青少年文化圈的重要方式。青少年追求不同于成人社会的主流文化,通过在集体消费中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同时这也是他们获得别人认同、获得社会归属感的标志——当然是他们这个文化圈的认同。因此,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一时期的流行音乐是他们的语言,

是他们表达自我的重要工具之一。

《披荆斩棘的哥哥》由于节目的目标受众不局限于当下的青少年,因此节目所选唱的歌曲范围非常之广,从1980年代《一剪梅》《倩女幽魂》到1990年代《不再犹豫》《流星雨》;从2000年《好春光》、2008年《摇滚怎么了》到2021年《这世界这么多人》等,它们不仅是台上“哥哥们”的回忆,更是台下不同时代听众们的共鸣。

同听老歌一样,当我们看一些老电影、老照片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睹物思人”。这里有相当程度的“怀旧”因素。流行音乐则是人们怀旧的重要媒介,通过熟悉的歌曲,我们会怀念过去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打动我们的不光是音乐,更是那首歌击中了我们过去的某段回忆。或让我们潸然泪下,或让我们傻傻发笑,或让我们唏嘘不已。通过音乐,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过去的人和事建立了某种连接。此外,还有一些具有“怀旧”标签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去感受不曾经历过的过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歌,每一代青少年都有为之迷狂、为之倾倒的旋律和偶像。时光流转,我们不经意间就走到了现在,只有老歌留在了过往的岁月里,容许我们在蓦然回首的时刻,穿越时间、跨越空间,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也再次表明流行音乐不止是日常生活中的调剂品,它更是一本日记,记录着我们每个人的点滴,承载着时代的变迁。

据《文汇报》